

公共英语教育理念的颠覆:多学少学不学和挑着学

蔡基刚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语言作为工具有许多功能和价值,只有掌握了这个工具本身,即学会用语言来汲取和交流信息,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语言在各个领域的作用,实现多种价值。外语学习和母语学习无论在学习的效率方面还是在目的使用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对中国大多数学习者来说英语是一门外语,由于受到学习环境和使用环境的限制,就学习效率而言,英语习得不像汉语习得那么高,英语习得使用场合也没汉语习得那么多。因此,学习英语必须选择某些语言技能,针对自己所要用到的功能来学习。追求听说读写样样精通,试图通过学习英语来实现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和品质教育是不恰当的。

关键词:公共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等级量表;课程建设;专门用途英语;工具性;外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20)02-0132-06

Subversion of the Idea of Tertiary English Education: Learning More, Learning Less, Not Learning, and Selective Learning

CAI Jig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as a tool has many functions, But to command the tool itself—the verbal ability to access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is critical before the learners could use the language in various fields.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differs from acquiring a mother tongue in terms of efficiency, uses and purposes. English to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is a foreign language. As the context restraints, one could not learn it as efficiently as learning one's mother tongue and use it as many fields as one's mother tongue. Hence when learning English, the learners have to choose to learn some particular skill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functions which confirm the learners' aims. It is unwise and unscientific to pursue the comprehensive command of all language skills, including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completely as well as to use English for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awareness and civil virtue.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nglish proficiency scale; course construction; ESP; language tools;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2019 年,我国著名的外语教育家张正东教授逝世十周年。张先生曾任国家基础实验中心外语教育

收稿日期:2019-10-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大学生学术英语能力及素养等级量表建设和培养路径研究”(编号:016BYY027F)

作者简介:蔡基刚(1955-),男,上海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一届至第三届主任,在外语教育方面发表过《英语教学的现状与改革》《外语教育实验的理论与实践》等100多本/篇专著和论文,形成的张正东外语教育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外语教育工作者。

张正东教授给后人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为中国教育提出了富有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理论。他在2016年出版的《敢问路在何方》一文中指出,“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发展对不同层次英语人才的需求,去设定英语课程开设范围和层次”,“根据学生学习英语的追求、潜能等多种多样,我们可以提出学与不学、多学与少学、快学与慢学的诸种可能,任其选择”。^[1]2007年,他在《论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思路》一文中指出,“人们常把外语看作是一种工具,任何一种工具都具有多项功能,掌握工具者一般很难用到它的全部功能,英语也是一样。中国英语教育的语言目标应该分层,让学习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各奔前程’”,“不必从小学到大学都追求培养语言综合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用英语思维和用英语做事”。^[2]这些观点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振聋发聩,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本文就当今的中国外语教育尤其是公共英语教学对张正东教授提出的英语学习者“不必从小学到大学都追求培养语言综合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用英语思维和用英语做事”和学习者有“学与不学、多学与少学、快学与慢学”选择等观点进行讨论。

一、语言工具性与人文性等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

张正东教授认为,“任何一种工具都具有多项功能,掌握工具者一般很难用到它的全部功能,英语也是一样”,这说明了工具与功能的关系。语言有许多功能,但工具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和基本功能,如外语界普遍宣传的人文性等无非是语言学习者学习和使用语言这一工具所要达到的不同目的所挖掘的众多价值之一。语言的工具性和语言的人文性(即人文教育)或资源性(或语言价值)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3]不是兼有关系,而是先后关系。

潘文国曾撰文列举国内外著名语言家对语言属性的68个定义,几乎都把语言视作人类表达思想感情、交流信息、传递文化的工具(instrumentality),而唯独没有看到语言有人文性的定义描述。^[4]如下面主要定义:(1)“语言是最重要的人类交际工具”(列宁);(2)“语言是工具、手段,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斯大林);(3)“语言是表达思想或情感的工具”(王力);(4)“语言是交流思想、知识与信息的工具,也是凝固与传递经验的工具”(高名凯和石安石);(5)“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思维工具,也是认识成果的贮存所”(叶蜚声和徐通锵);(6)“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来为社会服务的”(王希杰);(7)“语言首先是一种交际工具,用来传递,并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波特);(8)“语言是人类形成思想感情、情绪、志向、愿望和行为的工具,是影响他人和受他人影响的工具”(叶尔姆斯列夫);(9)“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信息工具”;(10)“语言是表达或交换思想、概念、知识与信息的工具,也是凝固与传递经验与知识的工具”(《路德里奇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可见,语言就是交流信息和思想的工具。人类利用语言这一工具可以开发各种功能或达到不同目的,除了人文教育(即人文性或文化性),还有知识学习、经济发展、学术交流、文化传播、政治外交、国家安全、身份构建、公共关系和社会服务等等,而这都是语言的应用价值或语言工具性在不同领域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不管要用到语言什么功能,或用语言达到什么目的,其关键就是使用者是否学会或掌握了某个语言的工具本身,即能否运用工具有效汲取和交流思想与信息。如语言学习者不能掌握如何使用工具,那么任何语言资源都不可能得到有效开发,任何语言学习目的和语言价值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外语界把语言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或语言价值放在一个层面上考虑教育政策的制定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二、掌握汲取和交流信息的工具是学习外语的主要目的

讨论“多学少学不学挑着学”,我们必须弄清学习外语的目的。Cook认为学习外语有两个目标:一

是外在的(external goals),如信息的交际和获取;二是内在的(internal goals),如身心的发展和自身素质的提高。^{[5](p92-118)}根据中国情况,我们可以把外在目标细分为:(1)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经济发展、文化传播、政治外交、国家安全等服务;(2)为出国旅游、生活、学习和工作进行社会交流;(3)完成学校外语课程,或参加外语考试并获得证书;(4)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和社会。这些都是中国学习者和国家的需求。而内在目标,如通过外语提高自身心智发展和人文修养,似乎主要是外语专家认为的需求,如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通过的《杭州宣言》(2019)强调,“通过英语教育实现道德教育目标,帮助学生提升人文素养,培养完整人格,塑造良好道德品质”。^[6]然而,具体到中国英语学习者,其目的应该是什么呢?学什么应该听谁的?是学生?是国家?是社会?还是外语专家?我们认为,第一,应该听学习者的,因为他们是外语学习的使用者,他们最关心的英语与学业深造和就业相关;第二,应该听国家的,因为他们是外语学习的投资者;第三,听市场的,因为这是学生使用外语的主要地方。教育部把外语课程设置为各学龄段的必修课程,其目的首先是帮助学生学会如何运用语言工具来汲取科学知识,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

教育家叶圣陶(1980)曾经对中国的语文教学说了下面这段话:“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7](p103)}这是对语言这一工具最精彩的诠释。

这个话同样适合外语教学。道理很简单,对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来说,学习外语的主要目标就是如何用外语工具来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鉴于世界上95%的学术文献和科技经济信息是用英语发表的,只有学会运用英语有效地汲取和交流他们各自领域的专业信息,他们才有可能在经济发展、学术交流、文化传播、政治外交、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外语教育有助于学生了解另一个世界,提高他们跨文化交际能力。但是第一,既然是跨文化教育,为什么只选择教英美文化,而不是世界多元文化,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第二,真正了解世界应该让学生阅读经典原著而不是学习简写、改写的英语短文或听英语老师在课堂上进行西方主流价值的说教;第三,在公共英语全国平均10学分里,是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还是通用英语+人文文化通识英语,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者必须作出选择。我们认为,人文文化教育比起学习和交流世界先进的科学知识是次要的,不是在一个层面上。

外语课不是思政课,道德教育和思政教育的因素应该渗透在英语教学中,而不是要提高道德素质就选择“孔融让梨”的故事,要讲好中国故事就选择“中国剪纸”课文。在“基因编辑”课文中也可以学习科学伦理,在“绿色能源”学习中也可以提高环保意识。道德教育、人文教育不是用口号喊出来的,而是在语言工具学习中隐性渗透出来的。外语教育工作者必须理直气壮地突出语言的工具性,致力于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对于大学生来说,学习外语的目的,除了满足与国外同行直接用外语沟通的需要之外,主要是利用外语获取专业信息,服务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8]因此,我们始终不能理解外语的工具性在外语界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三、高校只需开展和专业相关的英语教学

中国英语学习者,一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受正规的英语教学,大学本科期间学习两年英语,整整14年。结果相当多的学生还是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大多数的大学生根本无法用英语去汲取和交流专业信息。其主要原因是外语学习缺乏母语习得和母语使用的环境,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可以随心所欲达到所有目的,开发所有功能。我们学习外语不能要求既要学会有效运用工具来为专业学习和工作服务,又要学会用英语思维用英语讲中国文化故事,还要学会用英语促进道德品质的完善甚至心智的发展。^[9]在有限的外语学习时间内,我们只能让学生实现某一种价值。如果搞语言研究的,搞外语教学的,连外语学习和母语习得也不分,那么不是无知就是深刻的偏见。

著名语文教育家朱绍禹在比较了英、美、德、法、日等国的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后说,“日本外语教育一向把母语教育和外语教育区分开,认为二者有着实质的不同。即外语教育本质上是技能教育,而母语教育则是兼有技能教育和价值教育的学科”。^{[10](p20)}正因为日本英语教育集中力量攻克一点:学习技能,讲究实用,不搞花架子,日本大学生的词汇量能达到13200词,而中国大学生只有4500词;日本高校新生分专业读“化学与人类”或“医生伦理发展”等英语原著,普遍具有用英语汲取他们专业领域国际前沿信息的能力,而中国大学生则迷恋于训练伦敦口音,欣赏“最后一张叶”简写课文,或无思想无内容的口语演讲比赛。

日本高校英语教育专攻一点就是从1994年起实施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开始的,而我国高校英语教育长期以来迷信“厚基础宽口径”的说法,坚持认为只要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就能胜任各个领域的涉外工作。因此40年来,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公共英语都追求无止境地打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是第一,我们是否有必要和母语学习一样,追求扎实的语言基础。鉴于美国大学生也没有要求达到英语听说读写样样精通,而只需在他们专业学习和工作中要求的英语技能,为什么在外语环境里我们要去追求这样的全面基本功;第二,即使有了扎实的语言基础是否就能胜任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知识的构建与交流即使都用英语语言也是因学科、专业和行业而异的。有了较为扎实的语言基础只能说明有了足够的语言储备,而涉及具体专业和行业,必须结合专业和行业的语言进行飞行员交流训练、医生的医学期刊论文读写训练。^[11]

杨惠中评论说,“自1987年至2018年,累计有3950多万名学生达到了四级要求(即教学目标中的基本要求),其中又有1750多万名学生达到了六级要求(即教学目标中的较高要求)。这些学生的阅读速度分别达到每分钟70-100词(四级)和90-120词(六级),这是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英语阅读能力”。^[12]这个说法尚待商榷,因为这个阅读速度是英美大学生阅读速度的最慢一档(见表1),何以证明学生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可通过阅读英语文献获取本专业所需信息,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建设服务”?清华大学外文系原主任孙复初反映,清华大学各专业院系“很多老师一谈起来就骂:学生四、六级考试过关之后,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一塌糊涂”。^[13]黄源深也发现,“虽经多年正规训练,大学生阅读大多没有过关,英语难以帮助他们获得学科前沿信息,用于知识开拓和技术创新”。^[8]

表1 英美大学生阅读速度量表(From E. & M. Leeuw. Read Better, Read Faster: A New Approach to Efficient Reading, P29)

170 - 200 wpm	Very slow	300 - 350 wpm	Medium fast
200 - 230 wpm	Slow	350 - 450 wpm	Fast
230 - 250 wpm	Average	450 - 550 wpm	Very fast
250 - 300 wpm	Above average	550 - 650 wpm	Exceptional fast

事实告诉我们,一个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学生,即使每分钟达到250词,比要求翻倍,也只说明他们在听说读写等方面有较强的语言技能,如果要胜任专业学习和毕业后专业相关领域的工作,不学习专门用途英语,不学习这个领域各种语类(如法律刑法判决书,法律的工商合同等)和工作情景(如法庭辩护)的语篇结构、修辞手段和句法特征,还是无法实现英语在这个领域里的价值。因此,不开展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是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主要原因。

四、中国外语学习者不必追求外语技能样样精

“多学少学挑着学”是从外语学习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桂诗春在谈及语言技能培养时说,“语言能力需要靠提高能力的环境来解决”,“在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太多的机会去使用英语进行交流。语言是一门工具,不用就难以提高”,^[14]如果不用,学了也会荒废。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英语是一门外语,中国学习者没有像母语一样的习得环境和使用环境。常识告诉我们,绝大多数学习者不可能在这样环境里学到接近英语为母语者的水平。任何外语教学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

新开发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以下简称《量表》)分九级,每一级有听、说、读、写、译、语用、结构和修辞八个技能的50多个“能做”。据说这九个等级是和《欧框》六个等级接轨的。但是第一,《欧框》里所指的外语和我们的外语完全不同,前者如英语、德语、荷兰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欧洲各主要语言都同属于印欧语系,其中不少语言的单词拼写、发音及其语法规则都基本接近。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无论是拼写、发音还是语法,与英语、德语、法语等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完全不同;第二,欧洲人在欧洲国家流动很大,他们的学习和工作要求母语和外语的转换非常频繁,环境造就他们大多数人具有多语能力,而且必须具备两种以上的外语能力才能生存。因此,当我们宣称和《欧框》接轨时,是否和他们的语言体系接轨?是否和他们的语言环境和使用机会接轨?如果没有,凭什么要在能力等级上和他们接轨?凭什么要求学生通过对应的国家英语能力等级考试,做到八个技能样样都精通?因此,《量表》模仿《欧框》,用欧洲人学习外语的概念来套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概念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不能不说是脱离实际的功利性产物。

更有甚者,中国外语界又掀起了一个多语能力(即一个学生具有第二或第三外语能力)教学和研究的高潮。2018年9月,教育部召开会议,提出“实施面向非外语专业的公共外语教学改革,提高大学生第二、第三外语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一大批一精多会(精一门外语、会多门外语)、一专多能(懂专业、多语种沟通写作能力)的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实际上,教育部推进“一精多会”的改革是有明确针对性的,主要指向外国语大学和少数一流高校,主要要求培养向国际组织输送各类政治、外交和技术干部。但借着教育部一精多会的外语能力政策,越来越多的高校外语学院大量盲目引进非通用语种的教师,大量盲目开设二外、三外课程。甚至有些省市教育厅发文要求各高校开设非通用语种的课程,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大跃进”趋势。

中国莘莘学子花了平均14年的时间,尚未达到一精的程度,即用英语熟练汲取他们本专业的文献信息,用英语有效交流他们的科研思想和科研成果,又如何能做到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再学会一门甚至两门外语呢?欧洲有多语能力培养的语种优势和学习使用环境,中国有吗?常识告诉我们,在各校公共外语普遍只有10个学分的情况下,在精一门外语(如英语)后,再花时间和精力去学另一门外语,且达到基本看懂本专业文献而非几句日常口语交流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把一精多会和多语能力教学扩展到所有学校无非是利益驱动。外语教育工作者必须守住外语教学规律的常识底线,不要为了项目申报、论文发表和国际交流等学术利益冲昏头脑。^[15]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顾海兵从经济成本角度分析外语学习是很中肯的:“在假定各个基本学科同样的学习成本(时间)条件下,一个人用于外语课的时间多一些,必然会使用于其他学科的时间减少,如果外语的学习成本高于其他学科,则其他学科的学习时间必然会受到严重挤压。结果是不可能既精通外语又精通其他课程。”^[15]教育部语委对全国大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学生用他们全部学习时间的1/4以上学外语的比例很高,有的人是全部,有的人是3/4,有的人是一半,占1/4以上的达到65%以上”。^[17]这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情景吗?我们认为对绝大多数大学生而言,他们不需要再学一门外语,他们不需要听说读写样样精通。他们只需学习和专攻与他们专业、科研及工作相关的某种或某些语言技能。

五、结语

中国外语教学长期以来深受费时低效的困扰,其主要原因就是给外语教学赋予太多的功能,过多地规定了学习者的学习目的,既要让学生打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培养其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承担开展道德教育和立德树人教育,学会用英语传承中国文化,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还要帮助学生学会用英语思维、用英语做事,更要用英语培养完整人格,促进心智发展。我们认为,外语学习有许多目的、价值,但是掌握能够用外语汲取知识信息和交流思想这个工具是中国莘莘学子的主要目的。

公共英语教学该是到了颠覆传统理念的时候:(1)必须立即停止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口号下所

开设的英美文学、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等课程;(2)必须立即停止开发与英语能力量表对应的、和各教学段英语教学目标挂钩的国家能力等级考试;(3)必须立即停止无区别的、大面积的、一精多会的多语能力教学。我们要加强:(1)与目前高校学生专业学习相关的英语学习;(2)学生毕业后市场和社会可能需要的英语能力培养。

为此,我们必须对公共教学进行重新定位、对课程设置进行重组。最近教育部正在“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打造“两万门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课程”。但是一流本科课程质量不是通过教育技术运用或教学方法改善而达到提高,不是教师的单打独斗,而是要求各级外语教育决策者对课程进行重组革命。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关键是课程的重新定位、课程内容的重新设计和课程设置的重新布局,一句话是对40年不变的外语课程(包括英语专业)的门类、内容和目的的重组,以适应新工科等背景下本科生创新人才的培养。如果公共英语始终迷恋于英美文学文化的教学,始终迷恋于类似伦敦音的语言基本功训练,迷恋于英语能力等级达标的教学,而不针对学生专业学习和研究开设课程,努力提高他们专业领域里的汲取和交流专业信息的英语能力,那么就连申报一流公共英语课程的资格都不应该有。

大学是英语正规学习的最后一站,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来说,他们有自己的主修专业,在有限的课时学分内,既没有必要专门开设旨在提高他们人文素质和文化素养的文化文学英语课程,也无需对他们继续进行听说读写译的全面语言训练,追求培养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达到量表规定的等级,通过量表规定的国家能力等级考试,他们只需学习他们专业学习和未来工作可能用到的某种语言技能,帮助他们插上能在自己专业领域里飞向国际的语言翅膀。

参考文献:

- [1] 张正东. 敢问路在何方——话说中国英语教育之路[J]. 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 2006, (12): 21-25.
- [2] 张正东. 论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思路[J]. 教育研究, 2007, (7): 78-83.
- [3] 蔡基刚. 语言属性看外语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2): 1-6.
- [4] 潘文国. 语言的定义[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1, (1): 97-108.
- [5] Cook, V. The Goal of ELF: Reproducing Native Speakers or Promoting Multi-competence Among Second Language Users? [A]. Cummins, J. & C. Daviso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C]. New York: Springer, 2007.
- [6] 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杭州宣言》[EB/OL]. <https://tesol.izlst.cn/2019/25330.html>, 2019.
- [7] 叶圣陶.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
- [8] 黄源深. 大学英语阅读课应该抓什么[J]. 外语界, 2011, (2): 5-10.
- [9] 龚亚夫. 英语教育的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心智发展[EB/OL]. http://www.sohu.com/a/203568876_650698, 2017.
- [10] 朱绍禹. 朱绍禹文存[C].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 [11] 蔡基刚. 英语专业开展专门用途英语研究:《国标》修订思考[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1): 131-137.
- [12] 杨惠中. 创建中国特色大学英语测试系统的风雨历程[N]. 21世纪英语教育, 2019-07-01(05).
- [13] 孙复初. 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N]. 南方周末, 2005-02-24.
- [14] 桂诗春. 我国外语教育的根本出路[J]. 中国外语, 2004, (1): 10-13.
- [15] 蔡基刚. 实事求是守住底线是外语教学工作者的良知[N]. 中国科学报, 2019-05-08(观点版).
- [16] 顾海兵. 值得反思的高校公共外语教育制度[N]. 南方周末, 2004-10-25.
- [17] 王登峰. 中国语言生活状态报告[R]. 教育部新闻发布会, 2007.

(责任编辑:舒娜)